



零下40多摄氏度，水很快结成了冰



在途中，队员正在检修车辆



饿极了，啃包子

2012年“五一”之前，团队荣获“全国工人先锋号”，队长常国丽荣获全国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。24日，记者走近这支团队，去聆听一个个用责任和担当、牺牲和隐忍写就的故事。

“越热、越冷、越开心”

采访中，好几名队员说了这句话。听起来很矛盾，却是他们的真实心情写照。

潍柴是发动机生产企业。中国大地上奔跑的重型卡车，每10辆就有4辆装着潍柴发动机。造世界上最好的发动机，不仅要拥有先进技术，更要让发动机能够经受住各种严苛的考验。其中，检测发动机在高温、高原和高寒这“三高”极限环境中的表现最为重要。

高温，热到什么程度？

50多摄氏度的高温，地表温度高达七八十摄氏度。常国丽记得，一次一个队员穿了双牛筋底的鞋在柏油路上走，结果鞋底化了。

“三高”试验队的第一次高温试验是在2005年9月，新疆的火焰山上。为了取得最佳试验效果，队员们必须在下午1点太阳最毒的时候，开始高温试验。为了得到准确数据，驾驶室里不允许开空调。

车里的队员们的衣服被汗水浸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贴在身上黏黏乎乎。大伙儿开玩笑说：“谁也没咱幸运啊，天天免费蒸桑拿。”车外的队友们则笑称：“你们‘蒸桑拿’，我们可是‘日光浴’，紫外线消毒的效果比你们强多了。”十几天下来，队员们个个成了“非洲土著”，皮肤被晒得爆皮，鼻子干得直流血。

高寒，有多冷？

零下45摄氏度，滴水成冰。为了捕捉最冷时期的数据，在冬季的黑河，队员们要凌晨四点起床，钻进驾驶室。冰天雪地里，一呆就是一整天。

早上四点，在宾馆逼仄的大厅里，三十几名年轻人穿着厚厚的军大衣，带着器材，站着打盹儿，只待常国丽一声令下。

到过东北的人都知道，在冬天的极端天气下，任你穿得再厚，在室外十几分钟也会被冻透。而队员们在操作、记录时，却连手套也不能戴，多少人的手脚都生出冻疮，而队员们都坚持着不肯叫苦。只是回到宾馆时，没有人急着吃饭，而是缩到被子里，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让身体一点点变暖……

直到现在，队员汤海威的手背上，还清晰地留着一道疤痕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疤痕正是高寒实验留给他永久的纪念。

那一天，试验车突然抛锚，汤海威毫不犹豫地钻到车底下去检查，由于气温太低，一条连接胶圈被冻得变形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摘下手套就去卸。一不小心，手背碰到了金属管上，一下子就被粘住了。情急之下，他使劲一扯，硬生生地撕下来一大块皮。

倔强的汤海威一声没吭，愣是忍着疼把胶圈卸了下来。整整30分钟，他一直坚持着把故障排除。当其他队员把他从车底下拖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双腿已经被冻得没了知觉。受伤的手上，血肉已经被冻住，连伤口在哪里都无法看清。

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在零下42摄氏度的环境下，与潍柴一同进行寒区试验的其他厂家的发动机全部“趴窝”，只有配装了潍柴蓝擎发动机的试验车冷启动一次成功。这使潍柴发动机在业界一炮打响。

在队员们给记者提供的一张照片上，一个小伙子蹲在油桶改造的“火炉”旁，油桶上贴着几只小包子，小伙子正在啃一只包子，显得急不可耐。

说起这个故事来，常国丽忍不住笑了。这是队员们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。因为气温越低，需要试验的项目就越多，根本来不及找地方吃饭，队员们就买些包

这是一支年轻的团队，平均年龄只有27岁。他们的工作，是为国产发动机标定极限环境下的关键数据。

每年的七八月份，他们要长途跋涉，奔赴气温高达50摄氏度的新疆火焰山；到了九十月份，又要赶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；来年1月，最冷的季节，人们又会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黑龙江黑河、漠河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
像候鸟一样，他们随季节迁徙，却总是与候鸟逆向而行，为此，他们赢得了一个“反候鸟”的美誉。他们，是潍柴的“三高”试验队。

潍柴“三高”试验队：

逆向而行的逐梦“候鸟”

文/本报记者 于潇潇



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高寒天气里，队员们在工作



累极了，睡一会儿

子、点心随身带着。而零下45摄氏度的黑河，早上买的包子带在身上，到中午时，早就已经冻得硬梆梆，啃都啃不动。

队员们找到一只大铁皮桶，拣了些树枝在里面点燃，然后把包子一个个贴在铁皮桶上加热。还没等包子热乎，已经饥肠辘辘的赵金光迫不急待地将包子塞进嘴里。

队员们是笑着给记者讲这个故事的，而当时的常国丽却心酸得眼泪差点掉了下来。

高原，处处是危险

头晕恶心、四肢无力、鼻子流血，都是常有的事。在队员们的相互支持下，这些困难都挺了过来。常国丽一次在高原生病，队友们分头给她买回了十几种药。平时，每个队员也都是“药匣子”。

而这一切，相对于地震的威胁，都不算什么。2009年夏天，青海格尔木突发地震，五级以上余震持续不断，队员们经常半夜三更被地震闹醒，跑到空地上等到天亮。试验时，石块就像掉在地上的黄豆粒一样蹦跳不止。而且，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。

即使这样，队员们还是拒绝了公司要求撤回去的命令，坚持每天按计划完成试验作业，唯恐错过季节、耽误进程。

除此之外，险恶的地形也让危险无处不在。有一次在当金山口，一辆正在行驶的试验车为了躲避突然滚落的山石，差点翻下山崖；有一次，常国丽为给高原上的同事送药，遭遇突降大雨，一道道血红色的闪电从天连到地，山上的泥浆冲过路面，一侧是山崖、一侧是深河；还有无数次，试验车陷入齐腰的积雪，细软的沙漠中，只能靠队员手推肩扛……

队员们说：“我们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我们福大命大造化大”，说这句话的人叫丰东旭，每一次走过危险，他都用这句话和大家互勉。而没想到的是，就在2011年10月14日，试验返回的途中，他和另外两名队友的试验车侧翻，被30多吨砂石压在了下面。三条年轻的生命，留在了青藏高原。

丰东旭的女儿刚满一岁，他原本答应妻子，从高原回来后，给女儿补过一个周岁生日，拍第一张全家福。而另外两名年轻人，于超和赵蒙生，7天后就要成为新郎。没想到，所有的幸福戛然而止。

得知噩耗，队员们抱头痛哭。每天都要重复那一段路，心里又害怕又难过。关键时刻，队员吕文芝站出来，说：“以后所有的试验我来做。”而其他的队员也没有退缩，又坚持了四十几天，把试验做完。其间，队员孙晓东的女儿出生，他甚至没有告诉大家。

“这是我们的使命”

“我们今天吃苦，是为了以后司机师傅不会因发动机的问题在野外受罪。”常国丽说，这是让他们挺过酷热、严寒、缺氧等生命极限的动力。

“为什么要坚持？”记者问道，这些年轻的队员，都是各大院校的高材生、父母手中的宝贝疙瘩，本可以在舒适的城市工作，与同龄人一起在灯红酒绿中流连忘返。可他们选择了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，一遍遍做着枯燥的试验。

7年时间、700多个日夜，8大系列120个国产发动机试验、上万个数据，常国丽和她的“三高”试验队为国产发动机注入了青春的动力，为自主研发的民族品牌注入了金字品质。正是基于这些极限试验，如今国产发动机的各项技术指标，终于可以和世界柴油机霸主平起平坐。

“我们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发动机。”队员们告诉记者，这是他们的使命。